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一百二十七回 未驚吹辭夫就婿 文按院借賊驚人

跟轎的婢僕，忙在灰沙裡掬將出來，幸未傷損肢體，卻已狼狽不堪。內監們問知是安閣老夫人，見這光景，便也收威。安家僕從問知是楚府王妃，便也不敢發作，各自撒開。只苦了范夫人，滾跌出丑，眼耳鼻舌俱是糞灰，又髒又臭，又羞又苦，把這毒氣，便一起歸到素臣身上去了。且說楚妃何以不坐翟輦，設行障？因楚王回去，述太皇太后懿旨，欲其入朝。王妃亦掛念紅豆，遂於十一月中旬上路，打帳歲底到京，正旦朝賀。不料至河南，為雨雪所阻，直至十五日，方趕到外城，就坐了長行車輛，一早進城，見不敢遲滯之意。車至宮門，恰好水夫人等輦障齊集，守門宮監做一起奏聞。頃刻，傳旨出來，遂一同進見。

皇后道：「皇嬪來得湊巧，正好會親。」水夫人因未見太皇太后，不敢先與王妃行禮，同向清寧宮朝過，方始相見。紅豆跪在王妃膝前，抱足而泣。王妃亦捧紅豆之面，嗚咽不勝。回至坤寧宮，皇后、皇妃命抱出兩皇子來磕頭。水夫人與田氏、素娥、湘靈各出見面禮物。宴畢，出宮。即訂請王妃於十八日至府。至期，大排筵宴款待，留住鳳羽樓。王妃見紅豆盡孝如初，素臣亦謹循子婿之禮，疑團盡釋，歡喜非常。向紅豆說道：「世子妃早晚分娩，倘若生女，當許字驥兒，切勿早為定親。」紅豆稟知，水夫人一口許諾。王妃大喜。住了五日，然後別去。

二月初一日，忽降旨，封全身妻文氏為女賓客，賜三品冠服，食俸；差文龍巡按浙江。遺珠這封，還是意內之事；文龍這差，出於意外，合府人俱吃一驚。水夫人道：「龍郎跟著娘舅，在館上讀書，又得於喬指教，是極好的了，怎差出外邊去起來？」田氏道：「點點孩子，吃飯不知饑飽，怎樣去做風憲官？」紅豆道：「年紀倒不論，只是館尚未散，如何忽有此旨？」素娥道：「他常說要做天下都巡按，真個被他說著了！」湘靈道：「敢是姑娘保薦，姑娘常贊他經濟，說真做得來巡按。今日兩旨同下，想是有緣故。」驚吹道：「他在館上。我還提心吊膽，怎當得遠去三千餘里？他雖有勇力，究竟是個孩子，只看中會魁時嚇得那樣子，就知道了，姐姐也不當保薦他。」

秋香道：「小姐未必保薦，倒是世子大話上來的。世子說：天下文武各官，只除了佐貳雜職把總千戶，其餘都做得到！」天淵道：「他只怕得太夫人及老爺，才至嚇壞他。在皇上面前，還是搖頭擺腦的敢說敢言，到外邊更怕誰來？倒不怕他吃嚇，只怕他要嚇人！」璇姑道：「他留心經濟，勤學好問，巡按倒也做得。只是滿朝臣子，何至乏人？令這點孩子去壓伏全省軍民，休說別的，只三司各道府州縣學許多老成耆宿，都向八九歲孩子去打躬跪拜，口稱大人憲台，也就不是道理，還該奏辭才是。」水夫人道：「劉媳之言極是。待玉佳回來，令其力辭！」

婆媳們正是議論，十個小內監各捐金牌，導引龍兒回府。龍兒喜孜孜的拜見水夫人等，稟知出差之事。水夫人問：「汝父曾否力辭？」龍兒道：「父親力辭不允。現在捐牌，都是欽定的，限初三日馳驛赴任哩。」水夫人令將捐牌送進，見兩扇是「八歲狀元」，兩扇是「九齡巡按」。兩扇是「督理戎政」，兩扇是「巡視鹽法」，兩扇是「逢蛟撥爪，遇虎敲牙」。愈覺駭然道：「一個巡按已當不起，怎還兼著鹽政、戎政？皇上何等聖明，怎這兒戲起來？」驚吹道：「別的還可，只離了父母，數千里外，一切寒暖飲食，誰人料理？這又是不帶家眷的衙門，如何是好？」田氏道：「就是可帶家眷，妾身是要侍太夫人的，公主及諸妹皆然，沒有違姑就子之理。」驚吹道：「只不好帶家眷哩，若帶得家眷，妾身便情願隨去照料著他。又好迎接公公到任奉養，兼可指示教導，幫他做官。只把鳳姐交托與姐姐，就可放心了。」龍兒喜道：「若大姑娘肯去，姪兒便去奏聞皇上，包管允從。皇后、皇妃也俱說：須有大人照料方好，說母親自然不去的，除非是大姑娘，又怕大姑夫不肯。」

驚吹脹紅了臉，說道：「真個有這話嗎？姑夫為甚不肯？我就去合姑夫說來。」趕過東宅說知。始升道：我也怕他沒有料理衣食之事，若你可同去，便極放心。父親不肯進京。說待我放了外任再處。我之外任無期，若借女婿之便，迎養得父親，以媳代子，並可免我不孝之罪，這是求之不得的事！況父親久任封疆，週知情偽，更有益於姪兒，豈有不肯之理？」驚吹大喜，忙稟知水夫人，要龍兒進宮去奏。水夫人道：「且等你二哥回來，還是力辭的是。」

不一會，素臣下朝，水夫人根問點差之故。素臣道：「總是這小奴才賣才之故！連日在宮，與四個兄弟爭先的賣弄才學，把皇上及兩宮都騙信了。各省巡按出缺，皇上要破例用人，說北直隸、浙江、雲、貴反亂之後，要三個重臣去整頓。其餘各省，參用新舊翰林。便把何如叔點了廣東，梁公點了宣、大，於喬以右僉都御史巡視北直，樊榮以刑部侍郎巡視雲、貴。各省俱點定了，只少河南、浙江兩差。教習老師館上諸翰林開單上去，第一於喬，第二就是龍郎。內閣、六部、都察院、翰詹、國子各衙門、保舉新舊翰林科道，希賢、宗賈、負圖又把龍兒列名第二。皇上便問：『巡按如何做？』龍郎說：『舉劾必當，請托不行；剪除豪惡，不避權勢；興利除弊，有益民生。』皇上點首稱善，問他：河南一省官員賢否？有何利可興，何弊可革？龍郎與他舅舅同館，又得希賢指教，將河南之事，卻說得清楚。再問他浙江，一發與於喬同館相愛，凡於喬所知浙省時事，無一不在他肚裡。他就攘其所有，侃侃而談，將浙江全省的形勢、時務，剴切指陳出來。母親想：於喬所指賢否勢惡，豈有不確當的？所說利弊，豈有不切要的？龍郎更將鹽法之弊，軍政之壞，又抽出來，痛說一番。把皇上及兩宮嚇得目瞪口呆，喜得眉花眼笑，竟都說是孩兒跨灶之子，便定了巡按浙江，兼理鹽法、軍政的官銜。孩兒今日才知，忙進宮力辭。皇上只是笑，一句話也說不入去。只道：『素父何懷寶迷邦？倘真不知其子之美，恐其不能勝任，朕可立一券與素父，包管游刃有餘！』孩兒見聖意已定，斷不可回，只得承旨。但想賢否利弊，可以按圖索驥；至勢惡之機械，獄訟之情偽，變詐百出，豈小兒所能窮？加以風寒暑濕，飲食饑飽之節，非有料理之人，必至乖方。因破例奏請，隨帶金硯、錦囊、成全、伏波夫婦。金硯可以偵訪疑難之事；成全、伏波可以防備風水之變；春燕、秋鴻、錦囊可以救意外；天絲、柏氏可以料理衣食。孩兒又代請給假十日，到家祭祖，省視墳墓，欽限初三，日期甚迫，金硯等俱有執事，應派人交代。還要修書稟候五叔，母親可有甚說話，要寫在書上？」

水夫人悵然道：「我因劉媳之言，甚是有理，尚敢令汝力辭，豈知聖意已定！如此，吳江田租，原派有烟字號用度；五叔書來，已將汝外家墳塋祠宇修整。龍郎回家，可代我祭告。書上致謝五叔，並候問五嬪可也。」素臣道：「母親提著祠宇，孩兒記起一事來，那年同大妹在西湖社神廟中過夜，曾借廟中柴火，許其修廟補償，龍郎可為我了此未完。」龍兒領命。

田氏道：「會魁傳謠，是抄父親的文字；巡按又是學謝老伯舌頭。到那審事的時節，遇著疑獄，又有誰人替你出場？」龍兒道：「兩造具備，師聽五辭，察辭於差，非從惟從，哀敬折獄，明啟刑書，上刑適輕下服，下刑適重上服，既有呂刑一書，替孩兒出場；臨時依著父親平日議論，加以色聽、氣聽、情聽、神聽。理所不通，通之以情；情所不通，通之以變；變所不通，通之以誠。再有金硯偵訪疑難，則斷獄之事，想亦不至茫無頭緒也！」水夫人道：「空說自易。實實做出便難。惟以為難，方無枉從；若見為易，失刑多矣！上刑適輕下服，即有過無大之意，此可從也；下刑適重上服，即無故無小之意，此不可泥也。蓋刑故無小，即刑其小，但不宥耳。若下刑適重上服，則以下罪而服上刑，其濫甚矣，可藉為出場乎？」

龍兒頓首受教。稟知驚吹欲隨任之事，素臣以為兩便。龍兒便急進宮奏知，天子允奏。初三日，辭朝出京。又全、鳳元兩家家眷，趁便隨行。在路雖有頭接衙役，並欽賜十名小內監，及驚吹帶的僕從，金硯等四家家眷，下人共有七八十人，非不熱鬧。卻女眷都是驢轎車輛，男人俱有騾馬，只有十扇金牌，又都用布袱冒頭，與鋪蓋等物疊放車上，並無旗傘執事，還只尋常。

一到蘇州，知府因係鄰省上憲，且係首相之子，蘇州府吃的浙鹽，更是監臨上司，便備著兩頂八人大轎。旗傘執事，紛紛迎接。武官將弁因是督理戎政，兼著兵部侍郎官銜，便都頂盔貫甲，帶著兵丁，站隊護送。松江府屬半係鹽場官員。因是巡視鹽法，俱遠來迎送，再湊著嘉興、杭州兩府官員差人，投遞紅批；按院、鹽院兩衙門書役，打著全副執事，至蘇迎接。那十面金牌，又探去冒頭，十個小內監錦衣花帽，一對對擡著，擺在道內。金硯、錦囊、成全、伏波俱是本身冠帶，騎馬前導。鑼聲震地，喝道喧

天，便是十分威武，無比尊嚴。

蘇城男女聚觀者，填街塞巷，都指著鸞吹一乘大轎說：「轎內便是九歲大爺的丈母，不知小夫人今年幾歲，便做了誥命夫人，真好福氣也！」鸞吹隨夫京任，與在家無異，從未受此風光；坐在三沿黃傘、八抬大轎之內，左顧右盼，心花大開！暗忖：二哥位極人臣，反不如姪兒顯耀；鳳姐得配此佳婿，好生僥倖也！正是：

官有威權添氣色，年方鬢亂倍精神。

三月初一日，到了吳江。因有十日假限，遂於十六日上任。差人先住西湖後山，建造社神祠宇。一面祭祠告墓，遍拜親族。鸞吹便連日連夜，趕往江西，遇著大順風，初十日已到豐城。見了東方僑，呈上始升書札，東方僑最愛鳳姐，見龍兒幼年大發，心甚喜歡，兼不信這點年紀就可當此重任，要去看他怎樣氣局？怎樣作為？兼之隨事指教，亦可起他政聲，便把家事交與總管，欣然而行。又遇推順風，至十九日已到江頭。

龍兒到船叩見，即往鹽院衙門公座，發出全副執事，迎進按院衙門。知己於隔晚放告，遂討了匙鑰，開入書房。見有兒張委員摘印的牌稿，入境早已拿了八個文官，三個武官，有一半知是貪官酷吏，想那一半亦必非善類。暗忖：此必素臣所為也，還不以為奇。及看狀上批語，俱如老吏斷獄。洞中竊要，不覺吐舌。

再看到一紙，首胞兄逼奸鄰女。批道：「逼奸之有無不可知，兄弟之名義不可絕。律載：告期親尊長，雖得實，杖一百。仰杭州府將某人提案，折責四十板具報。其牽連鄰女，事屬曖昧，銷案不行。」又一件，告父妾欺父年朽，抵盜家財。批道：「家財乃汝父之家財，汝父不禁其抵盜，即非抵盜矣！本應坐誣，姑念愚民，比照子孫違犯教令律，杖一百。仰錢塘縣折責具報。」又一件，巡鹽衙門典吏，稟報公廨內失去木櫃一張，內文案一百二十宗，求撤批縣捕。硃批：「此件戲弄本官之罪小，圖滅文案之罪大。仰刑廳立拿該吏，並提住宿公廨書役，嚴訊案卷匿匿何處，全數追出，按擬詳報，毋得延漏，致燒滅滅跡，提參未便！」東方僑舌頭吐出，縮不進來。

鸞吹帶丫鬟送茶出來，問道：「姪兒批的呈狀，可有笑話及背僱謬之處？須替他改正才好。」東方僑太息道：「休說改正，竟似孔子筆削春秋，游、夏不能贊一辭！才知道幼而敦敏，遠勝於壯，不如人，老無能為也！」鸞吹不信。東方僑指著告胞兄、父妾及失櫃三詞道：「媳婦，你試看此三批，便知予言不謬！」鸞吹取過看完，又驚又喜。東方僑復看一紙，母告本子不孝；批道：「汝子並無不孝，速歸盡母道，如不悛悔，立提秦衡玉嚴究！」失驚道：「這紙卻批錯了！」鸞吹急問，東方僑道：「母親告子不孝，反嚴飭其母，豈非大錯？」

鸞吹道：「這真是笑話了！幸未發出，公公須替他挖改。」東方僑因復將狀細看，詞內並控告並無秦衡玉名字，道：「此必有故，且待他回來再處。」看那批准親訊的呈子，只有三件：一件謀占家財，慘殺夫命；一件賄托勢宦，強奪鹽窩；一件欺貧賴婚，假女代嫁。其餘還有未批者五六件，因取過紙筆為擬批，批來批去，都覺不如龍兒所批簡要切當。因納於袖中，向鸞吹笑道：「勿使知之，致為小兒所笑也！」鸞吹暗自歡喜。只見許多小內監跑來，滿面失色。鸞吹連忙根問。內監道：「大老爺到鹽政衙門公座，有一個典吏，把黑墨塗了左耳，硃墨塗了右耳。大老爺問他何故。他說：『並沒別故，是向來塗慣的。』大老爺把旗鼓一擊，吩咐劊子，登時割掉兩耳，血淋滿面，好不怕人！」鸞吹吃嚇道：「雖是可惡，怎便任性嚴刑？公公須著實訓誡他方好！」

東方僑擊節稱快道：「此即張詠治蜀之意，割耳猶為輕刑！他以幼孩為風憲官，若治不下奸胥猾吏，政不可行矣！」因問：「大老爺現在何處？怎許你們跑回？」內監道：「大老爺訪知一樞案卷蹤跡，把執事人等散回本衙，只帶著家將及幾個衙役，搜拿去了。」須臾，龍兒回衙，見禮過，又告了罪，便檢出硃批之詞，添寫：「文案已在地藏庵起獲，仰將發到人犯訊詳，勿延乾咎！」又將未批之呈，頃刻批完。東方僑逐件與自己擬批印證，五件雖同，而不如其簡老；一件告強佔髮妻的，卻與己不同。擬批是：「你欺啞子口不能言，圖占其妻，歷經問官審出實情，從寬加責，猶敢刁控圖翻耶？不准！」龍兒批的，卻是「准訊」。

因問道：「賢孫婿所批各呈，俱援律原情，鑿心切理。獨母告親子一批，疑為未當；及查閱狀詞，並無秦衡玉名字，知必另有別故，試道其詳？」龍兒道：「前官放告，俱令巡捕代收；孫婿因欲審狀，故當堂親收。見告子之母，未滿四旬，容色妖冶，疑有別情，至夜，令金硯去探，見其子跪地哭求，其母道：『你只聽憑我與秦衡玉往來，到官去，便替你求寬。』其子痛哭不應。其母怒恨而寢，其子猶長跪哭泣。金硯訪明，秦衡玉係其表兄，居址鄰近，回衙稟知。孫婿本欲提案究處，因念其子屢經官法，不肯說出其母姦情；若依律問決，大傷其心，故如此批之。將來還要給一渾容匾額，以獎其子之孝，使其母不敢再行捏控也！」東方僑大喜，謂鸞吹道：「孫婿不特明察，而兼忠厚，真足勝明刑弼教之任矣！」

到了親訊之日，東方僑於屏後偵視。第一起，係先審勢奪鹽窩，是告景王餘黨洪子發逃避海寧，賄托勢宦安富、陳榮奪其鹽窩。安富係安吉堂弟，假稱進京看兄未回；止陳榮、子發到案。龍兒將文案契券驗對，指出破綻，把洪子發一夾棒，招出送陳榮、安富銀若干，如何料理衙門，包奪鹽窩。復喚干證應審人等，一一供明。然後喝令陳榮實供，陳榮恃符不承。

龍兒道：「眾證供明，你還敢狡賴！」吩咐動刑。陳榮道：「下官不才，由副都御史致仕。老大人即欲用刑，亦須請旨。況先祖陳瑛，為太宗功臣。看先人面上，伏乞容情！」龍兒指著金字牌道：「牌上明寫著逢蛟拔爪，遇虎敲牙，憑你皇親國戚，犯了法，也要敲牙拔爪，何況你這三品前程！再說道你那祖宗，更該盡法，為方、鐵諸公吐氣！左右，快剝去冠服，夾將起來！」兩旁皂隸齊聲吆喝，把忠靖巾、獨枝花袍剝脫，扯去靴襪，上起繃索，將腳骨墊入夾棍。陳榮殺豬般叫喊，連稱願招。因擲與紙筆，自寫供招，畫了花押，方才放綁。與子發及過付人一同下監，題參候旨。

第二起，審假賴婚：原告韓如，是個生員，被告是捐的通判，假女是乳母之女。龍兒問過口供，喚通判上去，喝道：「女果不假，便是你親生之女，豈肯自認為乳母之女，誣證親父？據汝婿說，是因資太薄，兼無媵婢，起疑，將酒哄醉，盤駁出來，這是真情。你雖有百喙，無從置辯的了！本院如今只問你願刑，願罰？願刑，只一夾棍，四十大板，將真女斷與成婚；願罰，則出銀八百兩，補還妝奩。問你女兒，如不願改婚，仍歸該生為正妻；如願改婚，則聽你別配。」

通判連連磕頭說是：「願罰。但女兒是情願改婚的，只求別配。」龍兒道：「這須當堂供吐，難聽你一面之詞！」當發硃箋，立喚真女到案。將第三起慘殺夫命事，帶上先審。龍兒問了婦人幾句口供，金硯已帶上一個監生來，龍兒拍案大喝道：「你名列成均，奸人妻子，謀殺親夫，復敢誣告屍弟，圖占家財，弑兄滅跡。快把屍首埋藏何處，從直供來，免受刑法！」那監生還要抵賴，龍兒又把棋鼓一敲，喝道：「赴府聽審的隔晚，你與這婦人一處吃酒，還叮囑他緊記『同出獨歸』四字，使可定案，倘官府疑你年少有色，恁他嚇唬，你只不要驚慌，斷不敢用刑的。如今本院卻要拶這婦人三拶，夾你三夾，看你還敢狡賴嗎？」那監生合婦人，見按院說出隱事，料知抵賴不過，登時拶子套上手去，夾棍套上腳來，遂據實供招。

婦人說：「丈夫同弟經商，黑夜歸家，撞破姦情，被監生打跌，小婦人幫同勒死。明日，小叔來見，反扭結到官，誣告他是實。屍首現埋在園內假山石下。」監生供亦相同。屍弟劈肘，姦夫奸婦收監，仰餘杭縣起屍驗報。那屍弟連叫青天，幾乎把頭磕破，說：「小的經過多少問官，到案就是一夾棒，四十敲，只因沒有屍首，尚未定案。小的怕夾，不敢告狀聲冤，誰知天網恢恢！姦夫急欲定案，反喚我子控告，得出罪名。青天老子，天老爺爺，是小的重生父母了，叫小的如何報答！」龍兒道：「你雖不圖家財，如今卻承受這分家財了。回去領了屍須從厚殯葬。將來生有兩子，即斷一與兄為嗣，使汝兒瞑目泉下，即此以報答本院也！」

這起下去，第二起真女已到，八百銀子亦繳呈案上。龍兒問女：「可願嫁這秀才？」真女回答：「不願。」龍兒道：「你不過嫌他窮苦，難過日子；如今有了這八百銀子，也就不窮了。況他是個秀才，豈無髮達之日？怎還不願呢？」真女道：「坐吃山空，八百銀子也是用得完的。他前年來祝父親的壽，衣衫襤褸，氣得人死去活來，已立誓不嫁他的了！如今又先娶有奶娘之女，添一氣塊，怎還肯嫁他？若說這等窮鬼都會發達，那日頭真要往西邊出來，世界就該混沌哩！」龍兒大怒道：「本院只認是你父親主意，故教你當堂供吐，誰知竟是你這賤人見識！你嫌他是窮鬼，本院且教你做一苦鬼！」喝聲拶，便是一拶二十敲，真個喊苦連天，滿

褲襠內撒出苦水來。

因喚韓如上去，吩咐道：「假女容貌不俗，德性何如？」韓如道：「德性是好的。」龍兒道：「娶妻娶德，勝真女多矣！本院豈不能立押真女，仍為你妻？但恐不為汝福，反為汝禍。當即以假女為妻，不必復戀此無情潑賤。領這八百銀子回去，置些產業，省吃儉用，發憤讀書，博一發達日子，令這賤人懊悔嫌遲，方知日頭原有西出之時也！」韓如連連叩首道：「大老爺言言金玉，生員回去，若不認真讀書，以圖上進，不特為此女料定，亦負大老爺天地父母之心，死有餘辜矣！」發放過去，便是啞子一起上來。東方僑最要看的是這一起，因便注目而窺，傾耳而聽。

只見龍兒先叫女人，問原籍何處？父母姓名？何年出嫁？嫁時父母存歿，有無兄嫂弟妹，同居之人？何人為媒？聘金若干？有無綢緞首飾水禮等物？嫁至夫家，翁姑存歿？有無伯叔妯娌小姑及同居之人？夫家、母家各眷屬乳名、行次、年歲、相貌？房屋若干？有無田畝？作何生理？鄰佑姓名？於何年月日，因何事遷居富陽？住何人房屋？左右鄰何姓何名？這啞子於何年月日來認？曾否有人先來傳說，說甚言語？逐一問供畢，將女人押往東廊。

次喚男人上堂，照樣取供畢，押往西廊。後喚啞子，龍兒坐出堂廚，令其跪近膝前，先作色高聲：「如不實供，登時處死！」後附耳密問：「東廊下女人，可是你妻子？」啞子點點頭。問：「西廊下男人，可是要占你妻子的？」啞子又點頭，並磕頭叩謝。龍兒大笑復位，即喚代書。代書臨審都在站堂，便有一人跪下。龍兒喝問：「他是啞子，是何人把情節告訴你的？」代書供出本衙門一書手。即喚書手，書手連磕數頭。被龍兒棋鼓一擊，要討夾棍，站堂衙役齊喝一聲，便來捆綁扛抬。嚇得魂不附體，只得據實供說，是受某人囑托，不合替他轉托代書。

龍兒見供出之人，即婦所供移居富陽之鄰佑，曾以言語調戲；因道：「此人現在外面，可同皂隸去拿來。如不拿到，便卸下你這兩條毛腿！」代書連聲答應，同著皂隸出去，如飛拿至，是方巾華服的一個富商，捐一都司知事職銜護符。龍兒吩咐褫去衣冠，捆綁起來，套上腳棍，喝道：「你見女人有色，調戲不從，就使出奸計，令啞子冒認，待事稍平，仍歸於你。本院將這些情節問啞子，已據實承認。你若敢狡賴，便休想性命了！」那富商見三起事審下去，衙門口俱稱為龍圖再世；再有那母告親子一批，與慘殺夫命一案，俱像各人家的家宅神聖，親眼看見所作所為的，靈顯異常。心裡原在害怕，所幸案內無名。及探聽問那夫妻兩人，家常纖悉都到，便愁有翻案之局。再探到審問啞子，先怒後笑。中間聽不出問頭，只見啞子連連點首磕頭，更是著急。卻是啞子說不出話，寫不出字，無從牽出自己姓名。及至探到追究代書，便自心驚肉跳。正在慌亂，忽如鷹拿燕雀，飛擒而進，拿到即剝衣冠，兩條肉腿嵌在無情木棍之中，不由魂飛魄喪！加以喝問之語，如見肺肝，又說啞子已經承認；料想徒受大刑，不能脫罪，只得實招。

東方僑汗下通體，回進後堂，將所審四事，述與鸞吹知道。述一件，稱快一件，贊美一件，把鸞吹一張櫻桃小口，喜得放開了，合不攏來。兩人正在歡喜，只見小內監進來稟道：「大老爺審完了事，正要退堂，巡捕官送上家書，大老爺拆開看了，眼淚直掛下來，不知何故。」東方僑聽說，呆在椅上。鸞吹大驚失色。正是：

德化貞淫方異數，疑來憂喜即殊情。

總評：

龍兒點差，合府猜論，有獨有同，有蟬聯、有分頂、有單抽者、有帶撇者，無法不備。而或為德業，或因年歲，或以資格，或驗其平日之言，或猜其得薦之故，或憐其幼弱，或徵其口舌，或矜其膽氣，或許其學問，無一雷同。又皆切合其人，移掇不動，雖使子長執筆，何以過之！

諸人雜論，惟田氏略抑，為新母故也。水夫人雖未揚，而亦未抑；餘人則皆揚，然俱不若璇姑之中槩也。「留心經濟，勤學好問」八字，非深知龍兒者不能道，非深知其勝任，而猶為朝廷官屬，大體起見，獨發奏辭之議，則幾於朝陽鳴鳳諸人之倫，俱在下風矣。龍兒雲：父親力辭不允，鸞吹即欲龍兒進宮，而水走人云：還是力辭的是，其於璇姑之言，契之者深矣。故云劉媪之言極是！

素臣得君，無言不納，獨至此竟成枘鑿。抑素臣乃深表龍兒也。信龍兒者深，乃不得不以素臣為懷寶，或不知其子美矣。成方雖出自於喬，而品數分兩，泡制修合，記得清楚，說得分明，則龍兒勤學好問之功，璇姑之言信矣！

鸞吹一味婉愛，所慮只在寒媛衣食，父母惟其疾之憂，曲中鸞吹心事。至素臣則更慮及勢惡之機械，獄訟之情偽，先為防備風水，救護意外，偵訪疑難之計，舉後日已形未形之端，無一不思患而預防之。此是何等見識！天子謂龍兒跨灶，即此已難跨矣，何論其大者乎！

素臣色聽等語，已勝《呂刑》一書。水夫人更駁去下刑上服，尤為格論。看書有眼，方不至死於句下。惟善讀書者知之。

左顧右盼，心花大開，非寫鸞吹勢利，寫其愛女愛婿，一片深情也。然使璇姑處此，則必無此兒女柔腸矣。滿朝臣子何至乏人？令這點孩子，去壓伏全省軍民，必有惄然不安者，喜雲乎哉！

建社神祠，了卻西湖發蛟一段公案，妙從外家祠字說入，便無斧鑿之痕。

東方僑吐舌不收，妙在鸞吹、始升先欲倚仗，而東方僑亦自信隨事指教，幫起政聲。連用反逼，至此乃正轉得勢也。治且至汗下，通體寫龍兒幼慧，便到頂壁一層。